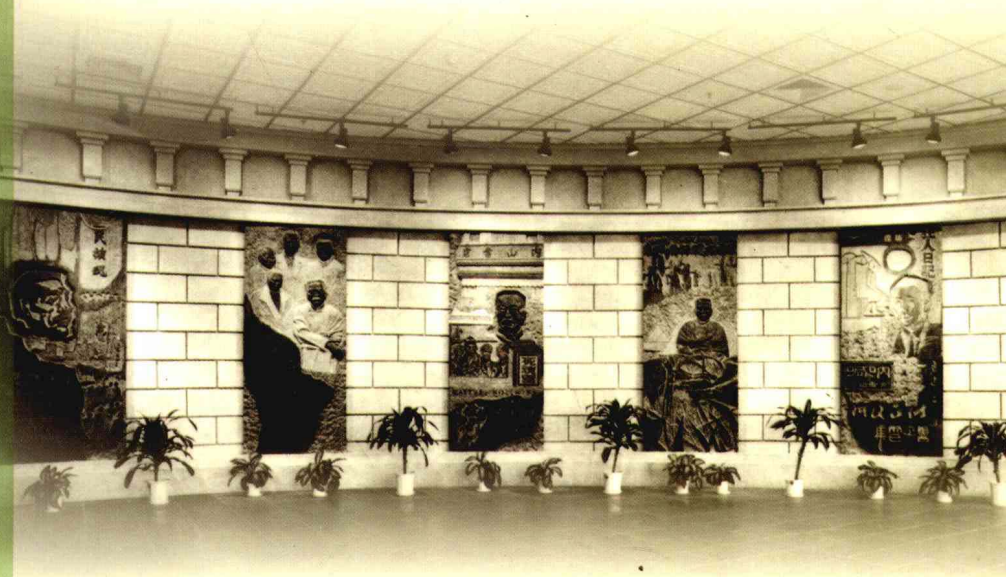


二零零九年夏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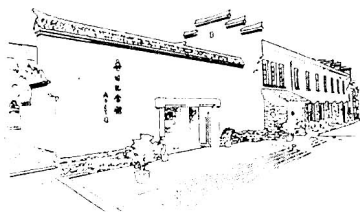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二 零 零 九 年

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 2009·夏/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745-358-1

I. 上… II. 上… III. 鲁迅(1881~1936)—研究—文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3890 号

上海鲁迅研究 2009·夏

作 者: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责任编辑: 言 孙

封面设计: 李 荣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358-1/K · 070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90 周年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问题

——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 王锡荣(1)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听将令”与“遵命文学”

辨析…………… 缪君奇(14)

拒绝虚无

——论“五四”知识分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意识…………… 乔丽华(29)

1919 年的鲁迅与《新潮》…………… 施晓燕(37)

从《随感录》看鲁迅“五四”时期的进化论信仰

…………… 孙 洁(48)

纪 念

从一批胡风收藏的老照片谈起

——在“冯雪峰同志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晓 风(55)

回望

——不只是为了纪念…………… 方馨未(60)

“我的心愿”

——纪念黄源先生逝世 6 周年…………… 周国伟 史伯英(68)

在山天地久 青青兮不朽

- 追忆黄源部长 王艾村(74)
魂系大徐 应文天(81)
旧照堪珍贵 难忘赵景深 苏兴良(91)

鲁迅与古文献整理

- 古典小说研究中的鲁迅与胡适 张 杰(96)

鲁迅作品研究

小说内外的“兄弟”

- 谈鲁迅的《伤逝》和《弟兄》的创作背景
..... 王明宇(107)
文化视野中的新时期《故事新编》研究 詹 玲(116)

鲁迅与外国文学

- 鲁迅与《工人绥惠略夫》 顾 钧(128)

史料与考证

- 湮没半个多世纪的鲁迅诗轴《听弹琴》 乐 融(144)
“我呼爱人,爱人不应”
——高长虹与三位女作家 陈漱渝(152)
黄源日记选(1960 年 9 月—1961 年 6 月)
..... 乔丽华 洪蓉芳 整理(158)

鲁海漫谈

- 鲁迅书法的文化意义及其当代性启示 庄伟杰(234)

鲁迅的生育观	谷兴云(244)
楚囚追日为哪般	李真波(251)

读书杂谈

天鹅与女神	桥 畔(256)
写鲁迅的诗及其他	季樟桂(257)
如此粗疏错漏的《鲁迅演讲全集》	吴作桥(272)

动 态

“雪峰专库”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	国 强(278)
------------------------	----------

编 后

CONTENTS-Summer

Commemorating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May Fourth Movement

- Lu Xun's status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ng Xirong
- On Lu Xun's works obey others command'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iao Junqi
- No nihilism Qiao Lihua
- Lu Xun and *The Renaissance* in 1919 Shi Xiaoyan
- Lu Xun's theory of evolutio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ppeared in *Random Thoughts* Sun Jie

Memorial

- The speech in the Memorial conference of Feng Xuefeng
..... Xiao Feng
- Look back Fang Xinwei
- My cherished desire Zhou Guowei & Shi Boying
- Recall Huang Yuan Wang Aicun
- Commemorate Yin Fu Ying Wentian
- We recall Zhao Jingshen when look at these valuable
pictures Su Xingliang

Lu Xun and Ancient Literature

- Lu Xun and Hu Shi's study of classical novels Zhang Jie

Researches on Lu Xun's Works

- "Brother" in text and reality Wang Mingyu

The study of *Old Tales Retold* in modern time in cultural
vision Zhan Ling

Lu Xun and Foreign Literature

Lu Xun and M. Artsybashev's work Gu Jun

History • Textual Research

One of Lu Xun's manuscripts *Listen Playing* in past 50 years
..... Le Rong

Gao Changhong and three women writers Chen Shuyu

The collect of Huang Yuan's diary ... Qiao Lihua & Hong Rongfang

Random Talk on Lu Xun

The culture sense and modern inspiration of Lu Xun's
manuscript Zhuang Weijie

Lu Xun's viewpoint of child-bearing Gu Xingyun

Something about Zhou Zuoren Li Zhenbo

Book-Reviews

Swan and Goddess Qiao Pan

Poems for Lu Xun and others Ji Zhanggui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s Speech* has many mistakes
..... Wu Zuoqiao

Recent Events

'Feng Xuefeng's library' has been completed in Shanghai

Lu Xun Museum Guo Qiang

Editor's Notes

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90 周年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问题

——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

王锡荣

一、胡适还是鲁迅？

近几年来，有人提出了“鲁迅还是胡适？”的命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如果说，这还只是一家之言，那么更有人极而言之“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最后的结论是不要读鲁迅。胡适呢？则是在年轻时读而到老自然不用读了。还有人说鲁迅胡适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鲁迅拿国民党政府的钱因而没有骨气，而胡适则保持了一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云云。还有，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的强有力的批判者”^①，认为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只是做了一点实际工作，不是领导者，而比鲁迅小 10 岁的胡适更具“先见之明”，他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的领导者。此外，胡适还比鲁迅有思想，甚至私德也比鲁迅强等等。而鲁迅本来并不怎么高明，只是被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而捧上神坛的。

在这种比较之下，得出“一边是鲁迅，一边是胡适，我选择胡适”的结论不仅是顺理成章，其实是必然的选择。

这跟几十年来的传统观点当然是大相径庭的。当然，“从来

如此,便对么”?于是人们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又进而发现了胡适的高明了。

世事真是难料,几十年来的基本结论似乎真要被颠覆了。

然而,事情真这么简单么?整个 20 世纪的基本结论就这么说变就变了么?

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又是颇有建树的学者,还是知名度很高的社会活动家。既得到过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赞赏,也受到过伟大领袖的青眼看待——他不也曾是胡适的仰慕者么?胡适还是道德的楷模,对青年后辈很提携,对妻子、情人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

而鲁迅虽然也受到伟大领袖的高度赞赏,却是被那位后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缉过的,而且更要命的是,他说的话后来都成为人们做坏事的依据。所以鲁迅当然不是值得歌颂、值得景仰的人伦楷模。

这就是当下几个时髦文人的高论的核心内容。

但是,我们姑且不论胡适的私德,光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的功劳究竟怎么看?过去压到地底下固然不该,可今天抬到天上去就对了吗?他提倡新文化运动不假,但是就凭他那两下子提倡,咋呼几声“文学改良”,吟了几首不成样子的大白话诗歌,就大功告成了么?

谁不知道,当年胡适、陈独秀等人开始大张旗鼓提倡白话文、新文化,提出了一些口号,闹了一阵子,因为太空洞,没人响应,又弄出了一出低水准的“双簧戏”来,却还是不行,终于弄得“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②,几乎快要撑不下去了的时候,鲁迅的出现是如何让他们颇激动了一阵子!

诚然,也不能全盘否定胡适的功劳,正如鲁迅说的,他的提倡之功,是不能抹杀的,可鲁迅不抹杀胡适的提倡之功,难道现在的时髦文人们倒要来抹杀鲁迅的鼎力支撑之功么?

这就叫人看不懂了：鲁迅到底哪里得罪这帮“时髦文人”了？怎么也不至于说胡适就该继承而鲁迅就该扔，甚至“迟早会爱上胡适”^③！

其实，鲁迅与胡适的功过是非，不是现在人才会想到比较的，几十年来早就有不少人看到了，不光是毛泽东，比他早的，比他迟的，有的是。有人说鲁迅是毛泽东捧起来的，那真是天大的谎言——其实，“五四”时期鲁迅出名的时候，毛泽东还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临时管理员；30年代初鲁迅名声如日中天时，毛泽东还在被国民党追得逃来逃去；1936年鲁迅死之被民众誉为“民族魂”，万人空巷送葬，那时毛泽东说些什么话在上海北平还没有人能知道。鲁迅哪里轮得到毛泽东来“捧”啊？！

其实，从鲁迅一出现，就有人“捧”了，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五四”时期的情形。

二、是谁捧红了鲁迅？

其实，当时大捧鲁迅的大腕级人物，正是陈独秀、胡适。陈独秀捧鲁迅，这是公开的，毫无保留、毫无隐藏。用他的话说，就是“佩服得五体投地”^④！看他写给鲁迅兄弟的书信，就可以知道，他们编辑《新青年》，是十分仰赖鲁迅的小说、周作人的小品的，不特来者不拒，不仅如此，反而时时求稿。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两位来的稿，《新青年》是会显得苍白空洞的。当然别人也写了不少好文章，但周氏兄弟的文章显然使这刊物生辉，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使胡适、陈独秀们提倡的“文学革命”有了“实绩”。鲁迅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固然是由于钱玄同、刘半农等的力劝，而后来的勉力作文，则与陈独秀关系更密切一些。《呐喊》也是在陈独秀的极力敦促之下才决定编辑出版的。

胡适也是大力追捧鲁迅的一个。他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对鲁迅做了这样的评价：

至于这五年来白话文学的成绩,……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个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三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 Q 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⑤

陈独秀、胡适是何等人物,这不用介绍了,他们对鲁迅的恭敬,其来有自:因为鲁迅的贡献放在那里,鲁迅的地位放在那里。在学问、功底上,胡适自然不及鲁迅,这是谁都清楚的。本来胡适可以以其提倡新文化的先锋性胜出,但最终在鲁迅出手后,他不得不退后,风头稍逊。在创作上,鲁迅的小说鹤立鸡群,而胡适的诗真只能说是“尝试”。他自知底气不足,便自我安慰:“工具还不伏手,技术还不精熟,故还免不了过度时代的缺点。”^⑥故他曾请鲁迅、周作人为他修改新诗。在鲁迅的杂感面前,胡适更相形见绌。之后胡适开始“踱进研究室”,恐怕与此多少有点关系。在做学问上,胡适与一帮大学者热衷于小说考据,尤其是《红楼梦》,此外还有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的研究,显出了不小的格局。但鲁迅随后以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又一次占据要津,至少不输给胡适。

直到 1929 年,“新青年”团体早已解散,鲁迅兄弟早已失和,也都与胡适渐行渐远了,胡适在 9 月 4 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却仍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可见胡适对鲁迅是什么感觉。

注意胡鲁关系的人会发现,鲁迅从 1929 年开始,对胡适的态度就不大“恭敬”了,多次抨击新月社,甚至直指胡适本人的言行,直到 1933 年撰文明批胡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开除胡适出民权保障同盟等等。可是,胡适终其一生都没有对鲁迅不恭敬,甚至当苏雪林那样谩骂鲁迅,胡适反而批评苏,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的绅士风度吗?上面所引这段话,可说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在他们之前,更早有人在“追捧”鲁迅了。

一个是傅斯年。《新潮》1919年2月号有署名“记者”(应是编者傅斯年)的写道:“《新青年》里的好文章,就质料而论,胡适君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陈大齐君的《辟灵学》,实在是近来少有的。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

4月,傅斯年在《新潮》发表《一段疯话》,说:“……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5月,他又在《新潮》里答鲁迅的信,除了诚恳接受鲁迅对其新诗的批评,又恭维鲁迅“《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谦了”。在同一期里,他还写了一篇《随感录》,其中说:“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发(Expressive)和内涵(Impressive)两种。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只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的一位健者。”^⑦

这位傅斯年,可不是一般人,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可是已经崭露头角,编辑了《新潮》,后来更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抗战后成为接收专员,任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还有一位著名的所谓“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他的《吃人与礼教》^⑧一文,对鲁迅的佩服更是溢于言表:“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还有一个追捧鲁迅的人,也是了不得的:茅盾。1921年,他

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其中说：“过去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新青年》九卷一号），……我觉得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⑨

第二年，他又在《通信》中写道：“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在是一部杰作。”^⑩

到1923年，鲁迅的《呐喊》出版后，茅盾写了那篇著名的《读〈呐喊〉》，称《狂人日记》为“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概括给人的印象“只觉着受了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像吃辣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尤其是出世在后的长篇《阿Q正传》给读者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⑪。

当时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公认的，“追捧”鲁迅的绝非少数人。《小说月报》1922年3月号上汪敬熙的《为什么中国今日没有好小说出现？》一文，尽管认为当时没有多少好的小说，但也承认“文学革命之声叫了四五年了。但是看看文学界的现状如何？……小说的杰作不过只有鲁迅先生的《药》、《明天》、《一件小事》，及冰心的《一个兵丁》几篇短篇小说而已”。1923年8月31日《民国日报》一篇记者报道更能说明问题：“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在上海看到了。正红色的封面上印了书名‘呐喊’和著者‘鲁迅’四字，内容包含着鲁迅先生五年来（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小说创作底全部，一共十五篇。

虽然这些都是曾在杂志和日报上看见过的,然而现在一齐收集了,便更容易领略他底技术和思想底特色,所以虽然只是旧稿,也就足以使我们另有新的欢喜在心里跃动了。”作者甚至统计了鲁迅的创作,发现鲁迅创作最多的年份是 1922 年,月份是 10 月,因而说:“我们倘可照这表面而陈述我们的希望,恐怕谁都希望他此后在年都如一九二二年,在月又如十月的吧!至如那些时常说‘我最爱读鲁迅’的朋友们,这更不消说得了。”

此外还有 1923 年的《时事新报》有署名“Y 生”的,也写了一篇《读〈呐喊〉》,这样说:“近年文艺界中,虽有很多努力的人,在辛勤得播种,但收获的总太少。就创作小说而言,也不过几种,其中有独树一帜特殊的作用,收效最大,最使我们满意之作,就要首推一位化名‘鲁迅’君新近出版的《呐喊》了。”¹²同年出版的《小说年鉴》则收入鲁迅的小说 5 篇。

这是 1923 年在当时文化之都上海的报纸报道,这还不足见鲁迅在“五四”时期的风行吗?

那以后,“追捧”鲁迅的人更多了去了。从小说而杂感,而文学史,而思想。事实上到 1925 年,评论界对鲁迅的评价已经达到很高的地步了,例如王铸的《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先是说“鲁迅先生是一个文艺家:文艺家的心灵,是超越了现代,捉住了那时代的心底深处,而给以表现者”,接着又说:

是的,鲁迅先生虽与我们一样,同住在这个世界里,但他能够看出社会病和一切现世相来:他的口,能作预言的喇叭;他的灵视,能观察出现象背后的实在性来,我们就不行,虽然也有和他同样的感觉器官。

但也正因为鲁迅先生的思想,能超越了时代,所以愈会被一般人不了解。¹³

说鲁迅是预言家,说他的眼光是“灵视”,似乎已经有一层神秘色彩了。这种评价实在不能说不高,按照“神化”论者的逻辑,或许这已是“神化”的苗子了?

另一个鲁迅的“粉丝”表现出来的态度,简直已经是顶礼膜拜了:孙福熙在《我所见于〈示众〉者》中说,他一得知鲁迅发表了小说,立即就急于读到,读时就感到自己不能读懂其一半,因为“他多少年以来所有的境遇的崎岖,加以他观察的锐敏,使他看透世情”。他真诚地表示:“若论他的艺术,可惜我的知识太浅,也不能尽量懂得。”他还透露:“应本报征求青年爱读书者三百〇九人中有六十九人举《呐喊》的,日常见人也总说起爱看《呐喊》的。”他甚至说:“以鲁迅先生的文章之有特性,倘若在国外,各杂志上早已满是研究他的作品与他的生平的文章了。”^⑭

中国人如此说,或许因为是后辈而有溢美之倾向,可是,连老外也这么说,恐怕就不是偶然的了。同在 1925 年,当时在中国的国民军担任顾问的俄国人王希礼对鲁迅也表示了特别的敬意,他在给一个中国朋友的信中说:

我近来有一个很新的发现,使我的精神上感到无限的愉快,使我对于现在中国的新文学发生一种十分热烈的爱恋!

这个新的发现,就是我由上海到汉口以后,无意中读了鲁迅先生的《呐喊》。……读了鲁迅先生的《呐喊》以后,我很佩服你们中国的这一位很大真诚的“国民作家”!他是社会心灵的照相师,是民众生活的记录者!……他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是一个世界的作家!^⑮

这不是后来的转述,而是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的,也没有翻译的误差——他是用中文写的!作为外国人,王希礼也完全没有必要来吹捧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中国人!

到 1926 年,鲁迅就被誉为“思想界的权威者”了。在这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爱读书 10 部,结果 10 部中有 9 部是古代文学作品,现代作品只有 1 部——《呐喊》,居《红楼梦》、《水浒》、《西厢》后,占第四位。

也就在同一年,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对鲁迅的《阿 Q 正传》也有一个真诚的赞誉。

这样的高度,这样的崇敬,可都是当时其他任何人没有能够得到的。其实还有大量对鲁迅的美誉,都是将鲁迅与世界大文豪并列的,这里不一一罗列了。

林语堂是发了“费厄泼赖”论,被鲁迅一批评就立即转篷的;刘半农则是被圈子里公认为“浅”而发愤去法国留学。

1926 年以后,鲁迅的地位更是节节高升,到上海后更是立于左翼新文化运动的潮头,而“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一战阵的战友都远远地落在了后面。陈独秀从政且已从巅峰滑落,周作人退入苦茶庵,林语堂走入闲适性灵,唯一风采依然的只有胡适,虽然还以新月社等为阵地发着议论,但是显然已经行走在与国民政府合作的边缘了,走入政坛只是时间问题。

三、回眸历史信如何？

从上面的粗略罗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鲁迅究竟是怎样脱颖而出的。简单说,1918—1919:《狂人日记》发表,初入文坛,出手不凡;1923:《呐喊》出版,脱颖而出,声誉鹊起;1925—1926:《热风》出版,声誉日隆,遐迩闻名,被誉为“思想界的权威者”。

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名气比鲁迅大!其实,看了这里的记载,就可以明白,满不是那么回事!从他的文章的行文、语气看,就可知他基本上处于从属于鲁迅,阐释鲁迅的地位,最多也就是与鲁迅不分轩輊。

1926 年秋,鲁迅南下厦门广州,所到之处,拥趸蜂拥,俨然泰